

社会主义前途与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吴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前途与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吴 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吴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5

ISBN 7-5004-3004-3

I. 社… II. 吴…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集②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研究-文集 IV. A81-53②D03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9434 号

责任编辑 冯 斌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2

字 数 223 千字 印 数 1—6 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 读 者

这个集子共收入 13 篇文章，除 4 篇（从第 2 篇至第 5 篇）是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说明和评论外，其余大抵是在苏联倾覆、东欧变色的严峻情势下针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而作。

社会主义苏联突然消失之时，我恰暂时旅居香港。值此历史巨变，香港和世界的舆论哗然。香港有的报纸以《红场霸业成旧梦》的通栏标题报道这一事件。从香港看到的西方舆论，突出宣扬“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意识形态抗衡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已获得了最终胜利，世界历史到资本主义已经终结了，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变成了落花流水”。他们把下一个目标针对着中国，说“中国的和平演变也一定不可避免”，“这个共产主义第二大堡垒必然要步苏联的后尘”。于是，当时的英国政府急剧改变了对香港的政策，不惜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积极部署把香港作为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哨基地。因此，在香港主权回归以前经历了一场斗争。美国则积极部署向中国渗透并实施遏制政策。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西方的舆论并非（也不可能）一律与上述那些论调相同，西方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过去我们一概把他们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反驳所谓“历史终结

论”（提出者是美国兰德公司成员福山），认为资本主义自身并不因苏联的垮台而能长存不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正在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意识正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潜移默化”，“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将向其后的新社会（或称‘后资本主义’）过渡”，等等。尤其因为社会主义出人意料地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而后又遭遇了严重的失败与挫折，这倒引发了更多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和各种研讨会重新活跃起来了，许多人以苏联崩溃为契机，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病症和新特点，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重新认识，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团体。2000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用网上投票的办法由公众推选过去千年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结果马克思得票最多，其次为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就是在香港，前面提到过的在《红场霸业成旧梦》通栏标题下有一篇专文，《苏联极权体制不足惜，社会主义理想未可弃》，文章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并没有过错，“公有制的理想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个人消费之间的方法（疑为‘矛盾’之误——引者）的最彻底的办法”，“不过须考虑到体现公有制的理想是需要很复杂的民主的社会机体的，而苏联的机体恰恰窒息了它，所以社会主义的未来必须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机制上”。大约经过半年时间的观察，西方舆论也公开提出了中国与苏联不同，主要举出了四条理由：1.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2. 中国的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3. 中国没有反对党，中国共产党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和领导权威；4. 中国人民不愿意再受动乱之苦了。就是说，西方舆论也变得比较客观起来了。其实际表现之一就是英国（其背后当然是美国）在香港问题上也不能不有所收敛，最后香港得以顺利如期回归祖国。

主要的问题在国内。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历来把它看成社会主义的中心。苏联社会主义的突然倾覆，自然在人们心中引起严重震撼并不可避免地引起思想信任危机。此时在国内，无形中又发生了一场争论：是“反对和平演变为‘主’”，还是坚持改革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不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扭转“文革”危局之后所面临的又一次严重的局面。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再一次以其巨大的毅力和勇气顶住国内外压力，果断决策，力挽狂澜，稳住了社会主义阵脚，并且通过肯定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和强调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推向前进，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创造的又一个引起世人瞩目的伟绩，也为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新路。为了继续推进改革事业，此时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克服思想上理论上的滞后状态，消除人们依然保持着的教条主义思维习惯，真正认识恩格斯所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这个道理的重要性，因此下决心在邓小平已经提出的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将从前很长时期承继下来的一切见解重新加以审查。在弄清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同样指出必须反对“左”的东西，而这个“左”在理论上的主要表现是“左”倾教条主义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我们在这方面获得的痛苦的经验实在是太多、太深刻了。理论上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信任危机的解除，必须从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这两大害着手。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因为这里存在着必须认真对付的强大的思想习惯势力，而这种思想习惯势力对于那些只知埋头于书本而不知道新事物的人又确有一种蛊惑力或带来沉重的

压力。江泽民同志最近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继续信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但受到当时的时代制约，面对当今的许多现实情况，又有重新考虑的必要。”^①时代限人，马克思也不能免。重新考虑、重新认识，走一条自我反思、自我修正、自我发展之路，才谈得上有真正的理论创新，否则是不可能的。而理论上的创新又必须克服在我们这里长期存在的那种只允许一个头脑思索、只能用一个声音说话的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习气。我们早已不是那个“学在官府”、“君师合一”的古老年代了。我们是现代人。马克思主义更需要有思想者，不管在朝在野，都允许在理论上各抒己见，提出新观点，并且允许平等讨论。这是理论创新的唯一正道。恩格斯认为：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②

收入这个集子的文章，多数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下写的，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4篇文章在内，因为那是为了在我们的社会定位问题上直接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划清界限（这里要说明一下，这4篇文章为说明同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极其重要但又被人忽略，所以4篇文章中的某些内容不免有重复，包括引文方面），不过写作的时间要早一点，在80年代中期；其他的则写于苏联倾覆以后，以1992年居多，这年写的《马克思主义探源》一文则作为这个集子的首篇，因为在我看来它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问题，是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问题。这些文章在这次收入集子时大都作了修改，有的还是较大的修改，或者作了分篇

① 2001年1月16日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参加《新世纪日中民间友好宣言》签字仪式的日中友好七团体代表团时的讲话。转引自《陈独秀研究动态》2001年2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页。

处理。

我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着“百家争鸣”精神出版这个集子。我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所表达的有些只是个人的见解，未尽适当，甚至有错误。因此我必须说两句话：文责自负，提供讨论。

吴 江

2001年3月于北京



吳仁

目 录

致读者	(1)
马克思主义探源	(1)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	(27)
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作为社会主义预备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41)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目前所处历史阶段的争论	(5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	(61)
苏联倾覆和社会主义前途	(114)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	(140)
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和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	(162)
资本主义命运谈	(185)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境遇	(203)
自由新论	(217)
今天怎样看马克思主义？	
——与一位香港友人的谈话	(235)
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	(281)
代跋：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史学？	(292)

马克思主义探源

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倾覆以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议论非常之多，甚至连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的时候）的所谓“少谈些主义”这个旧命题也重新搬出来了，仿佛今天已经可以为那场争论作结论了——马克思主义并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我说，作这样的结论为时过早。如果仅仅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某些失误而断言马克思主义已宣告失灵，乃是过分匆忙之举。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误不能由马克思主义这门历史科学负责，而应当由那些任意歪曲这门科学的人负责，具体地说，应当由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负责。

马克思主义是由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在应用中被歪曲，说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必须做一番推本溯源、拨乱反正的工作，重新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但这也不是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回复，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是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什么是它据以构成自身体系的本源，借此清除一切附加于它身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注入新的时代精神，使这门科学别开生面。

源 和 流

从来读书治学重“元典”。所谓“元典”，就是一门学说的本源、根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呢？这里不是指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而是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源头。现在我们就面对着一个追本寻源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是《共产党宣言》，有人说是《资本论》，也有人说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若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侧面来说，这些说法自然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那么，我认为，真正能够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部著作或那部著作、这个论断或那个论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尤其是后者，即历史唯物论。

唯物史观，是最近几个世纪人类社会思想中出现的最大成果。像牛顿在 17 世纪第一次揭示茫茫宇宙中存在着秩序和规则，达尔文在 19 世纪第一次揭开千姿百态的生物有机界的发展奥秘一样，马克思在 19 世纪中叶第一次基本上揭开了最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人类历史之谜，揭示了人类社会（包括漫长的无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和动力，这是人类科学史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马克思当然是一位革命家，但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史学家。有人说：黑格尔曾称赞战胜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产生“是一次壮丽的日出”，其实，在世界观上真正的一次“壮丽的日出”乃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这话是说得很对的。

历史唯物论全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在

特殊意义上亦称历史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所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在唯物史观以前，还谈不上真正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但我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唯物史观同时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本源，或者说，它是作为社会科学或历史科学看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它为马克思主义各门具体社会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等）提供序言、基础和方法。

什么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用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一切政治、法律、哲学、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在他 1859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曾有如下一段堪称严谨的表述，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资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

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资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有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大厦，就竖立在唯物史观这个基础之上。

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属于唯物史观系统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等极其重要的思想内容。恩格斯在其晚年，特别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思想信条之一。这一切总起来说，就是实现人的解放，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经济建设和生产方式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人的解放服务的。

我要非常强调这一点，并请一切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注意这一点：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要在这里起步付出你们的艰辛的劳动，而不是只限于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条文并以此为满足；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要从这里起步提出你们的像样的反驳论据，而不是只知道纠缠于这个或那个具体论点，或嘲笑那些过时了的或过于理想化的论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一切思想体系都有自己的源和流，马克思主义的“源”就是唯物史观，其他论著（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剩余价值论）都是它的“流”。《共产党宣言》也好，《资本论》也好，都是唯物史观的应用、阐释，并为唯物史观提供科学的证明。科学的“源”是由繁到简，高度抽象，大体稳定；而派生的“流”则往往呈现着纷繁复杂的状态：有时汪洋恣肆，浩浩荡荡，一泻千里；有时奔腾湍急，挟万吨泥沙以俱下；有时又蔓延为各条支流，涓涓细水，回旋于千山万壑之中。特别依不同的地形地貌条件或由于地壳的变动，呈现出无数的迂回曲折，骤上骤下，时宽时狭，或隐或现，好像迷失了方向，有时则出现回流、倒流的现象，但最后“毕竟东流去”，奔向大海。科学的“流”，面对着具体事物和具体过程，其复杂纷繁的情况要远远超过自然之流，虽然其主流和方向是正确的，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发生各种谬误，进入各种歧途，遭遇各种变故，甚至出现前进了又停滞或倒退的现象，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物，它也不是教旨圣谕，它是在最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人类历史领域尝试着探索真理，探索实现真理的道路，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回流曲折、前进后退的运动是不足为怪的。

同时，唯物史观证明历史是按照辩证法发展的，因此在历史科学方面不可能有完成了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也一样。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任务面前，必然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教条主义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联系——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

任务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形式，必将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一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有所改变。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某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变化了的实际生活，不应当死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基本的理论只能指出一般的基本的东西，它的实际内容须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说法，《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应用与验证。但即使是这样的著作，也只不过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及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们固然展示了历史的必然性与真理性，反映人类的美好的科学理想，但其中提出的关于旧社会灭亡新社会诞生的种种措施和步骤，只不过是依据一般原理所作出的判断、设想，是不能作为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共同行动准则的。其中，有些观点现在看来已不合时宜，有些则带有明显的空想成分。甚至对于“共产主义”这一名称，恩格斯也曾指出是需要弄清楚它的确切含义之后才能够使用的。拿《资本论》这一政治经济学巨著来说，它的不朽的功绩在于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探明了资本创造财富的秘密，同时实际上也探明了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般原理与方法。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观察尚只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一段发展行程，它还未能对迄今为止资本主义整个发展机制及其运作规则进行全面的考察，因此，它对资本主义历史行程的预测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工作尚待后人去完成。

《宣言》和《资本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著作了。《哥达纲领批判》所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两阶段说，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以产品经济（废除了货币与商品流通）为内容的

计划经济说，都是一种基于历史长程研究之上所作出的理论推断，只是提出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空想成分），并不是各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应当机械遵循的东西。例如，在中国实现的社会主义，远非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而只是属于不完备、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将历经百年以上的时间（如果我们搞得好的话）。时代既然不同了，各国的情况又千差万别，依据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作用于实际。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即指此而言。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作品要有时代性，要从所处时代的实际状况出发，要有时代精神，不做抄书匠。为此，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独立人格，力求有创新与创见，不可人云亦云，随风俯仰；否则，将只有马克思主义之名，而无马克思主义之实。如果人人只做经典著作的注释者和复制者，则将来将无可读的马克思主义之书了。

现在，我们行将走完 20 世纪的行程。社会主义新制度在 20 世纪诞生，并且已经历了炫人眼目的成功与失败。许多经验有待我们去总结和分析。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追本开新的工作。如果我们现在重温一下马克思所说的下面这段话，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那么，我们立即就会面对着两大问题：20 世纪在一些经济较落后的国家里出现社会主义是不是必然的？目前具有发达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以及何时）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